乾隆歷城縣志

歷城縣志卷第十三

建置考四

兵防

歷城水陸四通為青齊咽喉自春秋以迄元明往事可按籍稽也宋洹護之之論魏鄆範之之策尤得三齊形勢
國朝因明之舊以濟南為省治豈非有審於地利之要會哉故一縣之兵防即一省之兵防矣舊志作於崇正之末目擊當時兵屯之獘其所論列尤足為後來之鑒爰盡載之而增以
國朝之制焉

兵防序禦侮之策一曰軍一曰兵而鄉兵不與焉軍主守兵主戰顧言軍則必聚屯言兵則必籌餉而嗟仰屋悲空炊者輙耽耽於鄉兵夫亦謂土著無慮逃亡家食無需饋餉耳遂自詡為得寓兵於農之意噫談何容易古所謂寓兵於農者謂計畝賦車而不重稅也今細民且啼饑號寒矣謂老疾者聽孤弱者留不悉族而役也今壯夫荷戈老稚給餉朝不謀夕矣如之何其為寓兵於農也國家軍政故在兵法故在聚實行之自可建威銷萌留此疲瘵小民生息保聚以為辦租供餉之資可耳禦侮長策誠不恃乎此也作武備志舊志

軍制守軍以衛城屯以養軍養兵數百萬而不費一錢
誠良法也自正統以來始而分班京操繼而調撥邊戍
精壯往役所遺老羸餘軍正如駢拇軍威不足勢不得
不勤召募客兵日盛勢不得不議增餉則屯制不清之
故也清屯以恤軍恤軍以簡兵簡兵以省餉省餉以息
民可無務乎

衛官

濟南衛指揮使七員指揮同知六員指揮僉事十員
署指揮僉事五員經歷一員鎮撫一員濟南守禦左
右中前後五千戶所正千戶十員副千戶十三員百

户十六員試百户七員鎮撫七員總旗二十二員小
旗五員

軍額

春班京操軍一千五十八名邊軍原額一千六百五
名見軍一千二百七十七名右領春秋兩操各以都
司一員指揮二員崇正己卯復用道臣押解城操軍
六百名按觀風便覽濟南衛團操軍餘一千名內本
衛六百名青州衛四百名今分二部左部操軍六百
名營官一員領之右部操軍四百名營官一員領之
都指揮同知一員濟南衛指揮一員統之今本衛軍

缺額未補見軍四百一十六名老幼軍餘二百八十名舖軍原額七十五名門軍原額一百四十名

馬匹

城操營原額馬七十二匹

軍器

造軍器局軍二十八名玉麟盔一千六百五十三頂明鐵甲一千六百五十三身腰刀一千一百四把

城樓貯器

大中滅敵礮三百八十位魚鼓礮五位虎蹲礮十七位湧珠礮十二位百子礮三十二位排鎗礮二位佛

狼機三十六位鐵𨮁銃六十一杆謹按國初製造軍器貯於城樓凡甲冑刀鎗弓矢烏機灰罐油瓶制勝摧鋒之具無不精巧該備即長年罕弁猶有不知其名者天啟間楊都閫國棟恐城頭失於防備因於本司建房數楹以貯之尋復移置樓上呂中丞純如𥙷加驗試多毀古器而新之浸尋至己卯之變城樓半燬器多殘失西南角樓又經㗖霆今所存之㗖銃若干盔甲弓矢壺箭鳥有季都閫國祚多方繕備月有增益雖漸次充足然古器不可復覩矣

營中器械

大鳴金二兆登鼓二得勝鼓二小鼓十六響器全水

蘸旗金鼓旗五方旗清道旗四門八角旗中軍旗左

右認真旗高招旗掃旗小藍旗各如製

營中長技

弓箭手三百火器手三百長鎗手二百大刀手二百

屯額

京邊軍無糧贍軍地一千一百四十頃一十畝三厘

一毫有糧屯地大小四十屯共地九百五十七頃十

五畝三分六厘九毫九絲微銀二千六百兩五錢二

分

兵制寓軍制罷而召募起土著寡而客兵繁戊寅之役主兵調以遠防客兵召而內守始而疑既而恃忽議募忽議撤千夫脫巾縣官捐數十緡乃得解去簇合之害至此哉今幸羣策保障計戍城則議留計增額則議募桑土綢繆可謂密已但衆多烏合不嫻節制餉匱之而肆行刼掠莫敢誰何無事而驕有事焉能用命師干之試見在今日矣

營官

軍門標下鋒營中軍參將一員隨任守備二員鋒營中軍一員步前營千總一員把總二員步中營千總

一員把總二員步後營千總一員把總二員馬左營千總一員馬右營千總一員内司把總一員火營中軍一員軍門標下旗鼓守備一員天啟元年趙中丞彥題准設立南兵營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哨官五員兵巡道家丁營中軍官一員

兵額

步前營兵丁四百四十九名步中營兵丁四百九十八名步後營兵丁四百九十七名凡神樞營步兵一千四百四十一名馬左營兵丁四百八十八名馬右營兵丁四百九十八名凡鋒營馬兵九百八十六名

南兵營兵丁四百九十一名道丁營家丁一百四名
旗鼓營家丁五百九名凡五營共兵三千二百三十
一名

馬額

步營馬十五匹馬左營二百六十五匹馬右營二百
五十匹戊寅馬營六百六十七匹今欽南兵營馬十
一匹旗鼓營戰馬八十一匹道丁營官馬十五匹戊
寅開九十二匹凡五營馬六百三十七匹戊寅八百
一十八匹通計馬步南兵道丁官兵廩月糧銀馬料
共該支銀四千四百四十兩四錢八分三厘旗鼓營

官丁雜流票月糧銀馬料共該支銀六百七十九兩二錢六分五厘

練營神通營

練營把總一員鄉兵三百二十名神通營千總一員萬歷末年設營在柳埠有公署有武場有營房今皆圯廢民壯五百名額設歷城泰安長清肥城萊蕪共足此額料官俸祿民壯工食俱五州縣支給自某年之亂藉此兵求勦事平遂不復設崇正兵役復設然兵額過訛焉能防亂

武備志後論曰沃入於豪猾而屯制壞頂替及於雇募而軍額虛選鍊及於游食而兵勢渙調遣志在刼掠而兵律隳無事則餽餉以疲民有事則驛騷以戕民冦訛

兵櫛之謠所由起也詩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誠得其人以馭之則十二城之支[illegible]何必不甲於天下哉以上俱舊志

國朝撫標二營

康熙十三年撫標設左右二營每營各馬步五百名領以游擊守備千把總中軍游擊管左營事三十四五等年續裁步兵八十四名雍正四年曾將設桃源集汛添設清軍同知轄馬步兵三十名抽調兵數分許兗鎮各營歸本標考核九年改中軍遊擊為參將今定制左營中軍參將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

總四員外委千總一員外委把總二員雍正七年劄各營添設外委千把總以資操防調遣於本營馬兵數内扣除帶銜不帶職支餉不支俸各標營準此馬兵九十七名原額一百名扣除外委三名餘營準此步兵五百三十八名右營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外委千總一員外委把總二員馬兵九十七名步兵三百五十八名左右兩營駐劄省城本標專資防衛不設汛守康熙三十二年撥左營兵一百名代防泰安州宫裏村兆山口等汛雍正元年改兗州營為鎮就近防守本標官兵照數撥回岳通志

城守營

順治初年濟南府設城守營額兵六百名領以守備千把屬登鎮管轄康熙五年山東全省提督自青州府移駐濟南因改為撫標中軍守備另設中軍遊擊二十一年裁提督仍屬登鎮二十三年添設參將一員千把倍之四十二三等年續裁並抽調水師營兵共二十一名今定制本營參將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外委千總一員外委把總三員馬兵一百一十六名步兵四百五十九名同上

濟南營駐劄府城參將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一員外

委把總二員馬兵五十四名步兵二百九十七名專防歷城縣城外汛把總一員外委千總一員外委把總一員馬兵三十名步兵七十三名同上

按濟南城守營原額馬守兵五百七十九名馬戰兵一百二十名內有經制外委六員守兵四百五十九名內除各官馬守養廉公費等項八十六名實在差操馬守兵四百九十三名乾隆六年十月發標分撥馬守兵二百名乾隆七年五月將分撥兵丁陸續裁汰仍存馬守兵四百九十三名城守兵二百八十八名馬兵四十二名共馬守兵三百

三十名

歷城外汛馬守兵六十八名及章邱鄒平淄川新城共五汛馬守兵一百六十十三名

礮楼

南門内東西礮楼二甕城礮楼一内礮各三東門内南北礮楼二甕城礮楼一内礮各三西門内南北礮楼二甕城礮楼一内礮各三（縣採冊）

火藥局一在大明湖迤北武庫一在芙蓉街（同上）

演武廳武場南門外二里巡撫楊俊民創建軍舍（舊志）

熊相記濟城之離衛里許有演武廳高若干丈深廣

倍之所以為蒐閱之所也廳之後有堂堂之側有廂其制以次而設所以為退適宴涵之所也廳之前為露臺臺之前為將臺所以居旗鼓申警戒也廳臺之周遭為教場縱橫若干步所以訓行伍簡技習也場之外取榆柳樹之所以捍風於冬蔽日於夏休士馬也基與地所從來遠矣若輪奐完美壯可觀玩可久望之而士卒生氣旌旂變色者則始於今之巡撫王公瑚焉方公之至也六師南征工役浩繁頻年饑饉人民凋瘵公度支撫綏之餘曾未數月而忽成是功工計殆萬金計以千於無所費民不知勞若墜之天

而湧之地者公之經濟可知矣或者之意乃謂時方多事公顧於此汲汲焉若有所未愉者聞於公公曰治亂相倚伏文武必並用使江南素弗為備何以致鄱湖之捷而促逆藩之誅耶夥予不穀推轂時叨附家威敵乃其職耳武之不振敵或生焉如之何其威之敵之不威民靡定居如之何其附之不威不附在官為曠在命為負如之何其可乎今付耒耜於耆生委筆墨於農夫其不敗乃事者幾希矣以習之無素也而況軍旅之倉卒尤足恐懼者哉故詩賦師干易貞師律皆以此也矧山東濱海接燕氣剛俗悍睚眦

必報枹鼓時驚子不見淄沂滁霸之虔劉而横行者乎曽未一年而戎車四駕矣突然而生忽然而滅者蓋亦或本於是也予之所以汲汲者豈無謂哉子固嘗汲汲於學校矣學校以激文也茲以教武孰謂文武可偏廢乎哉於是藩臬諸公進曰禮樂慈惠戰所蓄也教成而試之以閱其斯之謂與都閫公進曰揚威振遠勝於無形於是乎有頼矣居頃之又進而請曰是功也不可以不紀也乃書之以詔來者同上

墩臺

東至章邱縣界墩臺七曰八澗舖曰王舍庄曰韓倉

曰郭店曰十里鋪曰龍山曰平陵城西至齊河縣界墩臺一曰黄岡北至濟陽縣界墩臺二曰新開口曰猪毛店西南至長清縣墩臺一曰叚店同上

驛遞

周官遺人之制三十里有宿行夫之職掌邦國傳遞之小事後世驛遞之設蓋昉於此縣為山左首邑又西接南北通衢賓客之往來文書之傳送無日無之前明龍山驛隷於府驛丞署在龍山鎮譚城驛隷於縣在縣西門外自

國朝順治十六年裁驛丞併歸於縣其馬匹之增减支費

之顏緇視舊志所載互有異同矣今並著於篇
驛鋪存濟南屬皆種馬歷以衝繁特兒獨是東西二驛
疲於奔命既往既來使我心疚自昔而已然矣王季木
云周道蕭蕭仍古驛幾人能誦小東詩蓋傷之也至於
書院移為郵亭遞鋪僦為民舍君子過之不能無餼羊
之思焉舊志

譚城驛

譚城馬驛上衝府轄而應役多出於歷正馬三十二
匹歷城編驢十頭銷陳銀五十八兩俱歷城編支銷
銀三十兩歷城編省城駐劄衙門坐支銀一千四百

七十兩歷城等十三州縣編崇正戊辰呂令公黄鐘白上臺攤派閭閻民力稍蘇至今德之同上

龍山驛

龍山馬驛丁衕正馬十五匹副馬十三匹驢六頭內撥副馬四匹驢一頭郡章邱走遞車夫五十名內徵銀夫十名該縣貯庫以上章邱銷陳銀十八兩歷城編庫子二名歷城編內摘銀十二兩編僉舖陳庫子一名館夫二名長山編支銷銀二百三十一兩歷城編同上

歷城縣並管譚城驛里馬四十一匹半騾馬四十八匹馬夫三十七名半抄牌二名飛遞公文馬夫二名藥材醫獸半名白夫五十名歲支夫馬工料並棚廠供稟中伙等項共銀三千七百七十兩九厘零又並管龍山驛驛馬三十匹馬夫一十六名抄牌一名飛遞公文馬夫二名歲支夫馬工料並棚廠供稟中伙等項共銀八百六十二兩三錢六分又西關走遞車夫五十一名歲支工食銀六百一十二兩_{新通志}

按譚城驛今在縣署大門內額設馬七十四匹半走遞馬夫二十八名龍山驛額設馬十九匹馬夫十

名半驢二頭餘與通志所載同

鋪遞

鋪有總鋪在布政司前鼓樓下舊志云內有亭結搆奇特時匠不敢更修今頹廢有呈上總鋪鋪司一名發下總鋪鋪司一名鋪兵共十七名據舊志及冊

鋪之屬於各署者凡五為撫院鋪為學院鋪為布政司鋪為按察司鋪為糧道鋪每鋪兵二名

鋪之在縣東者八去東門七里為七里鋪又五里為八淵鋪又十五里為王店鋪又十里為韓倉鋪又十里為郭店鋪又十里為十里鋪又十里為龍山鋪又

五里為平陵鋪每鋪司一名兵四名平陵鋪又若干里接章邱縣之某鋪

鋪之在縣北者四去城三里為九里山鋪鋪司一名兵四名又十五里為堰頭鋪又七里為張侍鋪又五里為萇莊鋪每鋪司一名兵三名萇莊鋪又若干里接濟陽縣之某鋪

鋪之在縣西者二去城五里為五里鋪鋪司一名兵六名又五里為筐山鋪每鋪司一名兵四名筐山鋪又若干里接長清縣之吳家鋪

鋪之在縣西南者一去城十二里曰段店鋪段店鋪

又若干里接長清縣之黄山店舖以上俱據舊志及冊

歷城縣志卷第十三終

歷城縣志卷第十四

古蹟考一

周官訓方氏掌誦四方之傳道鄭註傳道世世所傳說往古之事也一縣之中往古之蹟非復一端而傳記錯出又極紛拏今悉臚前說而以已見折衷於後雖荒墟斷壟其足資後人之討論者多矣作古蹟考

城址

東平陵三齊記以為殷帝乙所都其說與史記不合今所載鮑城譚國而下則皆班班見於傳記者矣又考通典漢濟南郡故城在長山縣西北此由齊南都尉治於

陵而誤齊乘又謂隋濟南縣城在鄒平東北十五里此則開皇中所置後廢入長山者皆不在縣地而冒濟南之名故及之舊志又列長城於城邑夫長城非縣所得專也今詳於長城嶺下故不重見云

周

鮑城

歷城縣鮑城在縣東三十四里三齊記云鮑叔牙所食邑也太平寰宇記

夏后氏後鮑齊之歷城歷下城東三十四里有鮑城三齊記鮑叔牙之食邑而漁陽有鮑卯之水潞水也

亳之城父亦有鮑溪水非舒鮑路史

鮑城濟南東三十里鮑山下禹裔有鮑叔仕齊食采於鮑因以為氏鮑叔生叔牙進管仲於齊桓其後世為齊卿鮑城見三齊記山因城名遺山濟南行記作匏山誤也齊乘

譚城

東平陵有譚城故譚國後漢書郡國志

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春秋經傳集解

按路史引此平陵作平陸

武原水出譚城南平澤中北徑譚城東俗謂之有城

水經注

齊州全節縣春秋時譚國城在縣西南 通典

按西南當作東南蓋誤以全節縣即為東平陵縣故也辨詳後

齊全節縣譚城在縣東南一十五里 太平寰宇記

譚子爵今齊之歷城武德中為譚州東南十里有故城杜預云濟南東平陸西南有古譚城實華云今齊州東平陵鎮也輿地記平陸唐或作平陵一作鄆與郯異齊世家作滅郯故世以譚郯為一而鎮以作譚為非皆誤 路史

按唐之譚州非即古之譚國此云譚州東南十里有故城是爲近之乃於廢全節城復云春秋時譚國也則謬矣

寰宇記譚城在歷城縣東南十里玉海

按譚城在今龍山鎮南寰宇記云在縣東南一十五里謂在廢全節縣東南也玉海引寰宇記乃謂在歷城縣東南十里誤矣又按寰宇記臺城在縣北一十三里平陵城在縣東十五里巨合城在縣東南三十三里諸條皆指廢全節縣而言惟巨合城在縣東南三十三里則於全節歷城俱不符當

是十三里而誤多一三字耳齊乘以後諸書多襲

用寰宇記而訛後人幾無從復考矣

東平陵城濟南東七十五里春秋譚國齊桓滅之古

城在西南龍山鎮相對史記齊世家作郯杜征南謂

譚在濟南平陵郯乃東海郯縣從春秋則當作譚以

桓公奔莒過郯郯莒相近則當作郯漢為東平陵縣

齊乘

平陵城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

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

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令國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劉向說苑

東平陵故城春秋齊平陵邑大清一統志

按水經注有平陵城與東平陵非一地疑即齊之平陵也辨詳後

平陸城

按水經注有平陸城下又有東平陵縣故城則平陸平陵不得為一城矣然歷城地理志濟南初無

平陸縣名而後山叢談亦作平陸今備列諸書於後以俟考

關蘆水西北流至平陸城與武原水合水經注

預云濟南東平陸西南有古譚城輿地記平陸唐或作平陵路史

後山叢談云齊之龍山鎮有平陸故城高五丈四方五里附城有走馬臺其高半之濶五之三上下如一其西與南則在內東北則在外莫曉其理今平陵地故址尚在在歷城章邱界所謂走馬臺者不可復識矣坡公詩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即此

地孟子之平陸則在今汶上縣此城本東平陵唐齊
王祐反縣人不從太宗嘉之詔改縣名為全節後山
云平陸亦誤也池北偶談
按此以東平陵即貞觀十七年所改之平陵尚誤

臺城

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脫粟之食五卵苔菜而已左
右以告公公為之封邑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晏子
對曰昔吾先君太公受之營邱為地五百里為世國
長自太公至於公之身有數十公矣苟能說其君以
取邑不至公之身趣齊搏以求升土不得容足而寓

焉嬰聞之臣有德益祿無德退祿惡有不肖父為不肖子為封邑以敗其君之政者乎遂不受晏子春秋

濟南郡　縣十四　鄒平　臺莽曰臺治漢書地理志

濟南國　十城　臺後漢書郡國志

東魏郡劉駿置魏因之治歷城後徙臺城　聊城有臺城魏書地形志

濟水又東北過臺縣北水經

武原水合鬪盧水而出注巨合水西北逕臺城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東郡尉戴野為侯國王莽之臺治也水經注

臺縣故城在平陵縣北章懷太子後漢書注

按此所謂平陵非東平陵辨詳後

全節縣漢臺縣故城在今縣北通典

廢全節縣臺城在縣北一十三里按漢書平臺屬濟南縣也漢高祖封功臣戴野為臺侯又三齊記云高唐縣西南四十里有臺城其閒空廢至魏孝昌三年馬日珍移郡入焉齊天保七年改為濟南郡還入歷城縣其城廢太平寰宇記

按水經濟水又東逕華不注山又東北過臺縣北華不注山已去今縣城十五里齊乘乃謂臺城在

縣北十三里詳求其故蓋不知寰宇記所謂臺城在縣北一十三里乃蒙上發全節縣城而言也以此求之則與水經通典合矣又寰宇記引三齊記云高唐縣西南四十里有臺城考隋書地理志章邱舊曰高唐東距章邱四十里則西距歷城不止十三里矣此又一證也

臺城濟南東北十三里又有平臺城漢縣也在臺城北五十餘里俗曰漢軍城齊乘

平臺城府東北三十里漢置平臺縣屬濟南即高帝六年封東郡尉戴野為臺侯即是城也後漢曰臺縣

晉省劉宋復置為東魏郡治後魏因之魏收志東魏郡治臺城後還歷城是也寰宇記後魏孝昌三年濟南郡移治臺縣齊天保中始還歷城臺縣旋廢或云故城近廢平陵縣北方輿紀要

漢書濟南郡之縣十四一曰東平陵二曰鄒平三曰臺四曰梁鄒功臣表則有臺定侯戴野梁鄒孝侯武虎是二縣並為侯國後漢書濟南郡十城其一曰東平陵其四曰臺其七曰梁鄒其八曰鄒平而安帝紀云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濟南上言鳳凰集臺縣丞霍收舍樹上章懷太子註云臺縣屬濟南郡故城在今

齊州平陵縣北晏子春秋景公為晏子封邑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水經注亦云濟水又東北過臺縣北尋其上下文句本自了然後人讀漢書誤從鄉字絕句因以鄉為一縣平臺為一縣齊乘遂謂漢濟南郡有鄉縣後漢改為鄉平又以臺平臺為二縣此不得其句讀而妄為之說也日知錄

漢以鄉名縣者五魯國有騶亦作鄒膠東國有鄒盧千乘有東鄒與濟南之鄒平梁鄒凡五其單稱鄒者今兖州府之鄒縣也亦有平臺屬常山郡外戚恩澤侯表平臺康侯史元後漢書郅彤傳尹綏封平臺侯

是也有鄉平有臺而亦有鄉有平臺不可不辨也同上

齊乘云臺城在濟南東北十三里漢封戴野為臺侯而復云又有平臺城在臺城北五十餘里漢縣俗曰故軍城則誤矣按章懷太子註臺在平陵之北則齊乘所云平臺城即臺城云在濟南東北十三里者非也山東考古錄

按寰宇記誤以臺為平臺齊乘遂竟分為二其誤初不自齊乘始也

歷縣故城

水經注濼水出歷縣故城西南詳見山水考

古齊歷下城對歷山之下　州理城古歷下城也元和郡縣圖志

齊州理古歷下城太平寰宇記

歷下城在府城西或以為即春秋時齊之鞌邑成二年齊晉戰於鞌是也其後謂之歷下史記晉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戰於靡下徐廣曰靡一作歷三齊記歷下城南對歷山城在山下因名俗亦呼為子城其後遂謂之歷城方輿紀要

按城邑考府城唐宋以來舊址也則唐宋以前之城與今不同而方輿紀要以歷下城在府城西今

城西不聞有故城水經注濼水出歷縣故城西南
又似故城即今城蓄疑者久之及細讀水經注諸
水俱在城外城内不聞有水乃知故城小於今城
紀要曰在府城西者在今府城之西偏也此必古
地理書中語但欠詳耳其擴而大之不知始於何
時即杜詩猶與水經注相合意在元和十五年併
全節入歷城之時乎今土人猶曰府城毀平陵城
為之磚甓之類人有立數十里中以手遞運其成
甚速此語當有所自來舊志歷城建自漢歷晉永
嘉間從平陵移治於此而城始大其謂城始大因

平陵之移治於此是也謂在晉永嘉閒則非也
又按太平寰宇記歷水在縣東門外孝感水在縣
北門濼水在縣西南二百步舜井在縣東一百步
歷水在縣東門外十步四望湖在縣西二百步寰
宇記雜採圖經諸書此或歷縣故城四際所届也
又云四望湖分流入縣城至街中與孝感水合流
入州城西出四泉合流是有縣城又有州城也又
云齊州理古歷下城豈當時縣城即在州城内與
若然則方輿紀要所云在府城西者二城並存時
之言也其去縣城而合為一則其時不可考矣

歷下故城在今歷城縣治西春秋時齊邑也大清一統志
按西當作西南乃與寰宇記合
漢
營平城
寰宇記營城在歷城東四十里又有營城在縣西二十七里漢本始初趙充國所封營平邑也大清一統志
按諸書多以營平與隋置之營城為一地此獨分言之俟考
東平陵城
濟南郡　縣十四　東平陵漢書地理志

濟南國　十城　東平陵有天山 後漢書郡國志

武原水又北逕東平陵縣故城西故陵城也後乃加平濟南治也漢文帝十六年置為齊國景帝二年為郡王莽更名樂安郡 水經注

濟南太守案晉太康地志濟南無朝陽平陵二縣

平陵令漢舊縣至晉並曰東平陵 宋書州郡志

濟南郡領縣六　歷城　平陵 二漢晉屬曰東平陵後改有章邱城洛盤城平陵城女郎山祠 同上

武德二年於平陵縣置譚州領平陵亭山章邱營城四縣八年廢營城入平陵 唐書地理志

按自貞觀元年東平陵已廢十七年所改之平陵非漢以來平陵也辨詳後全節城

東平陵後魏曰東陵周省元和郡縣圖志

廢全節縣平陵城在縣東十五里按三齊記高唐縣西南三十里有平陵城殷帝乙所都也東平陵縣屬濟南郡宋改為平陵縣十三郡志云本東陵後改為平陵太平寰宇記

東平陵城濟南東七十五里春秋譚國漢為東平陵縣右扶風有平陵故此加東此城漢為王都唐為州治故周二十餘里雉堞高峻三齊記以為殷帝乙之

都按書序自契至湯八遷自湯至盤庚五遷並無都齊者况帝乙乃武乙之子紂之父也武乙帝乙皆居朝歌逮紂而亡豈在此地城西北有陰地數畝天色澄霽亦若雲陰廹視則無記謂青州有地鏡水影蓋亦此類平陵西北十五里有廢奉先縣城齊乘

按舊志云廢奉先縣城建置省廢世代年月無考以其地理數求之疑即寰宇記所載廢全節縣城而流傳致訛也

東平陵城府東七十五里春秋時譚國地漢置東平陵縣濟南郡治為後漢靈帝時濟南賊起改東平陵

晉初移郡治歷城縣尋廢其後魏亦置平陵縣仍屬濟南郡高齊廢唐武德二年復置并置譚州治焉貞觀初州廢縣屬齊州十七年改曰全節元和十年并入歷城縣城址猶周二十餘里方輿紀要

按此以東平陵爲改全節之平陵非是辨詳後

漢濟南郡太守治東平陵而都尉治於陵者以長白山也魏書辛子馥傳長白山連接三齊瑕邱數州之界多有賊盜子馥受使檢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鎮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山鼓鑄姦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請破罷諸治朝廷善而從之隋大業九年齊

人孟讓王薄等衆十餘萬據長白山攻剽諸郡以張須陁王世充之力不能滅訖於隋亡觀此二事則知漢人立都尉治於陵之意杜氏通典長山下云漢濟南郡故城今在縣西北齊乘等書皆仍之按二漢濟南郡並治東平陵距長山百餘里不應此地仍有濟南郡城豈可以都尉治此而名耶又漢書地里志般陽莽曰濟南亭而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進幸濟南注云縣名今淄川及考郡國志又無此縣不知章懷太子何所據而云也山東考古錄

按莽之濟南亭即今淄川縣隋濟南縣在今鄒平

境後漢書注或因此而誤

王士正東平陵詩隴上人歌松柏桐歌聲夜怨助雞

終雲臺不待劉文叔走馬交錢叔義公蠶尾續集

巨合城

歷城有巨里聚後漢書郡國志

巨合水北逕巨合故城西耿弇之討張步也守巨里即此城也三面有城西有深坑坑西即弇所營也與費邑戰斬邑於此水經注

巨里聚名也一名巨合城在今齊州全節縣東南後漢書注

全節縣　巨合城在縣東南一十三里元和郡縣圖志

廢全節縣巨合城在縣東南三十三里太平寰宇記

按三十三里當作十三里辨詳見前

巨合城濟南東七十五里自宋爲龍山鎮齊乘

巨里城府東七十里亦曰巨合漢武封城陽頃王子發爲巨合侯即此今爲龍山鎮有遞運所今革龍山馬驛置於此方輿紀要

按漢書王子侯表鉅合侯發武帝元朔元年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國在平原平原距歷城不遠但鉅與巨字小異耳

元魏

肥鄉城

魏郡領肥鄉縣晉太康地志屬廣平郡宋書州郡志

肥鄉有平陵城 巨合城魏書地形志

齊郡亭山舊曰衛國後齊併土鼓肥鄉入焉隋書地理志

肥鄉廢縣在歷城縣東大清一統志

隋

營城

章邱開皇十六年又置營城縣大業初廢入焉隋書地里志

述征記歷城到營城三十里自城以東水瀰漫數十里南則廻山實爲險固元和郡縣圖志

武德二年於平陵縣置譚州領平陵亭山亭節營城四縣八年廢營城入平陵唐書地理志

廢全節縣營城在縣西二十七里按漢書云本始元年趙充國以定策封營平侯濟南邑也又三齊記云歷城縣東四十里有營城又括地志云隋開皇十六年改置營城縣大業二年省唐武德二年置營城縣屬譚州八年省入平陵縣其城在平陵同上

營平城濟南東三十里漢縣宣帝封趙充國爲營平

侯隋唐皆置營城縣後廢入平陵齊乘

漢書濟南郡有菅縣註應劭曰音姦後漢書菅有賴亭唐書武德二年於平陵縣置譚州并誌平陵縣以章卯亭山菅城臨邑隸之八年省菅城入平陵齊乘

按述征記歷城到菅城三十里自城以東水瀰漫數十里閒南則廻山實為險固逮金亂土人因阻水立邑號曰水寨山東通志亦作菅城而唐書誤刻菅字作營齊乘遂附會之曰漢宣帝封趙充國為營平侯按恩澤侯表營平侯食邑於濟南今無可考且營平連二字為名亦無稱為營城之理也山東考古錄

按武德二年所置述征記所述皆營城非管城辨

詳後

又按王子侯表營平侯信都齊悼惠王子孝文四年

封是營平必在濟南境内但非北之管城同上

今章邱縣西北七十里大清河之濵有土城或以為

卽古之管城山東通志謂管城在臨濟城北則此是

矣然其距歷城乃八十里與述征記不合同上

營城在白泉東南據舊志圖

按漢書濟南有管縣無營平而王子侯表有營平

侯信都齊悼惠王子雖不言所在其為齊地無疑

或曰平謚也恩澤侯表又有營平壯侯趙充國下列濟南二字則平非謚也且其地必在濟南一統志以為在今縣城西是為近之而未詳所本王子侯表又有管共侯罷軍齊悼惠王子據水經注管字係菅字之訛而又訛文帝為景帝魏書東魏郡聊城有管城云有者古城也其亦為菅字之訛無疑至隋唐所置則皆名營城亭林云盡係菅字之訛殆非也寰宇記營城在廢全節縣西則正在今歷城之東矣今縣東三十餘里曰營城路以其地考之與寰宇記所引三齊記合而遠引漢書營平

以實之尚未足為據至管城據水經及注其在今章邱縣界無疑歷固不得而有之也

唐

全節縣城

全節縣上西南至州七十里縣本是隋末土人李滿率鄉人據堡聚以家財武德二年歸國於堡置譚州及平陵縣以滿為譚州總管貞觀元年廢譚州縣屬齊州十七年燕兗搆之滿及男君球固守賊平縣廢有詔重置縣改名全節以旌其功焉元和郡縣圖志

按此條及唐書李君球傳則知全節城非東平陵

可證後來諸書之訛

濟州領歷城　舊志有平陵縣貞觀十七年改為全節元和十年併全節入歷城縣唐書地理志

章邱　武德二年於平陵縣置譚州領平陵亭山章邱營城四縣八年廢營城入平陵又以廢鄒州之臨濟來屬貞觀元年廢譚州為平陵縣屬齊州章邱亦來屬同上

全節漢以來平陵縣通典

廢全節縣在故東平陵西北十五里春秋時譚國也太平寰宇記

按通典云全節漢以來平陵縣似東平陵城即全節城而寰宇記云廢全節縣在故東平陵西北十五里則不得為一處矣今土人於巨合水龍山鎮以上謂之龍山河鎮西北則謂之全節河而全節河之南猶有城子莊之名或即其故址至以廢全節縣為春秋譚國不知乃武德二年所置之譚州也辨詳見前

或曰全節城之不得為東平陵城信矣然則貞觀十七年何以云以平陵人不從寇亂改名全節耶曰按舊唐書地理志武德二年於平陵縣置譚州

領平陵等四縣是時蓋有譚州復有平陵其平陵
則東平陵也貞觀元年廢譚州為平陵縣蓋即以
譚州為平陵而東平陵即廢於是年不然則當曰
入不曰為矣十七年改為全節蓋改以譚州為平
陵之平陵而非東平陵譚州據元和志及唐書故
李義滿所據堡也通典即以全節為漢以來平陵
縣尚欠分晰

或曰東平陵既有二則所云今城毀平陵城為之
者何城耶曰此不可考意必東平陵也蓋譚州即
李義滿所據堡其城必小於東平陵而以譚州為

平陵之時東平陵尚存迨併全節入歷城則兩城俱廢矣故毀東平陵以大歷城也以時勢考之應如此

故藩

歷代藩封詳於封建表矣復列故藩於古蹟者以明德府遺址猶班班具於舊志故也況即一縣之中稽其列第之多官爵之衆至於如此而究無益於國又有可以諗其世者與昔崔後渠作彰德府志於鄴都宮室自為一卷然則碧瓦朱甍今雖俱為陳跡固不容使之泯沒而無傳也

德王府

歷城天順元年建德王府明史

德王成化三年開府濟南府陸通志

王府官屬長史司左長史一人右長史一人典簿一人審理所審理正一人審理副一人紀善所紀善二人伴讀一人典寶所所正一人所副一人典膳所所正一人所副一人奉祀所所正一人所副一人良醫所所正一人所副一人工正所所正一人所副一人典儀所所正一人所副一人引禮舍人三人廣受倉大使一人副使一人廣受庫大使一人副使一人儀

衛司儀衛正一人儀衛副二人典仗六人群牧所鎮撫二人正千户一人副千户二人百户十人旗手千户一人百户二人同上

郡王府官儒教授一人典膳一人典仗一人同上

白雲樓在濯纓湖南珍珠泉上今規入藩府於樓舊基起亭名曰白雲亭齊音

德府濟南府治西居會城中占三之一成化二年建長史司等俱王府前廣受倉廣受庫俱府內舊志

泰安王府西門內臨朐王府西門內寧海王府南門內舜廟東臨清王府尹家巷紀城王府縣庠西嘉祥

王府府館街清平王府嘉祥府西寧陽王府寧海府東即舊安陵府同上

德府前有坊曰欽承上命世守齊邦其正門曰端禮東曰體仁西曰遵義北曰廣智皆有坊大殿曰承運殿後殿曰存心寢宮曰正宮正宮之西為西宮世子之府曰東宮別有齋宮在東長安街後有樓曰御書閣珍珠泉上有淵澄閣淵澄閣之西有亭二曰白雲曰翫月同上

濟南德藩故宮西南山負百花洲宮中泉眼以數十計皆澄泓見底石子如樗蒱然青州衡藩故宮亂後

尚存望春樓及流觴曲池上有偃蓋松盖數百年古物予順治丙申飲於此甘橘綳毬尚數十株後丙午丁未間周中丞有德另建撫署乃即德藩廢宮故址移衙藩木石以構之落成壯麗甚衙藩廢宮鞠為茂草矣放翁記長安民家契券四至有云某處至花萼樓某處至含元殿者古今皆然池北偶談

德藩莊王白雲亭記畧英廟先帝勑令儒臣纂集一統志天下之山川備載成化三年承憲宗旨分封之國濟南建府於茲宮之西北有亭池焉問於左右曰河名左右詢其土人答曰此處有七十二泉惟白雲

珍珠濯纓灰泉在府內舊有白雲樓歲久傾頹尚有基址高丈許一亭歆立池南有濯纓一亭因脩長府第有礙屋宇亭廢而泉存未衙重修偶閱一統志濟南郡志白雲樓泉濯纓泉亭具在予曰名在而樓亭皆廢惜哉乃於泉畔搆一小亭復扁曰白雲池北建一軒目曰濯纓自春至秋今已樂成泉亭皆如昔亦為盛事匪徒游逸宴治歲舍壬戌季秋蓟節存樂書於凝和軒 舊志

白雲亭詩印月池頭月正明主人曾此濯冠纓肯誇風采殊人世却愛源流合聖清素魄西沉還有影微

波來逝去無聲詩成孺子歌堪擬未許滄浪獨得名同上

王翀白雲亭泛舟詩禁城春曉泛晴湖萬象光涵一鏡鋪合浦月沉珠錯落靈芝風起玉糢糊白魚黃鳥隨歌扇碧石青莎入畫圖七十二泉遊覽遍獨疑今日在蓬壺同上

邊貢白雲亭次灤江韻曲池泉上遠通湖百丈珠簾水面鋪雲影入波天上下蘚痕經雨岸糢糊閒來夢想心如見醉把丹青手自圖二十六年四首地碧闌朱樹隔芳壺華泉集

李攀龍和殷卿白雲亭醉歌狂殺王門客空亭自嘯歌那知珠履散自愛白雲多短髮明秋水長衫曳芰荷獨憐枚叟在不復厭婆娑滄溟集

李先芳奉使德藩召燕淵澄閣覩珍珠泉作帶礪開宗國湖山列祖筵泛槎滄海上張樂白雲巔瑩澈吞寒浦笙歌沸夕烟地靈歆玉肴天派瀉珠泉皎皎光逾媚驪宮夜未眠蚌中疑月吐水底見星懸李白頻中聖淮王正渴賢本支流不盡千古鏡常圓東岱山房詩錄

故宅

書有之曰表厥宅里賢人君子之居固當世之所旌也

百世而後凡四方戾止者猶將矜式焉况生於其鄉者乎今於縣自漢終軍村以下得若干區皆名德之所留非第曰某水某邱足供後人憑弔也有明以來閒以闕及之而所重要別有在云

漢

終軍村

終軍墓在臨淄南牛山之西北名終村又歷城南九十里有終軍村齊乘

按漢書元后傳元后祖王賀以上數世側處東平陵後與東平陵終氏爲怨迺徙魏郡元城委粟

里終氏當即軍之族今縣南五十里有巾涫村或曰古名終翁聚即軍故里

唐

李義淵宅 詳見列傳

秦叔寶宅在西關沙苑子孫世以鐵冶為業世稱鑄鐵秦家 舊志

羅士信宅濟南府城中有羅姑井相傳士信故宅 齊乘

宋

張揆宅

濟南行記繡江留五日而還道出王舍人莊道南有

仁宗時侍從龍圖張侍郎讀書堂三字東坡所書并范純粹律詩俱有石刻掞字叔文自題仕宦之後每以王事至其家則必會鄉鄰朋姪盡醉極歡而罷各以歲月為識叔文有文學仕亦達然以榮利之故終身至其家三而已名宦之役人如此可為一嘆也遺山集

王舍店有讀書堂乃故龍圖侍郎張掞舊隱處也有蘇東坡題讀書堂三大字今移縣庠又有魏國王臨詩碑云熙寧遶老舊門墻少日窮經歷水陽負笈便為稽古地躬耕兼是養親堂已將賢業跡書史尚有

陳綸秘綵裴嗣子𣪍難承世學至今人愛鄭公鄉衍志

范純仁張挍侍郎讀書堂詩三紀仁皇侍從臣當時文學動簪紳高明已入儒林傳舊室長存歷水濱峴首空留王粲宅香山猶識白公正他年遺跡應無廢不墜詩書世有人忠宣公集

辛棄疾宅

棄疾美芹十論臣之家世受廛濟南代膺閫寄荷國厚恩大父臣贊以族衆拙於脫身留京師歷宿亳涉沂海非其志也每退食輒引臣輩登高望遠指畫山河思投釁而起嘗令臣兩隨計吏抵燕山諦觀形勢

詠未及遂見唐順之史蔡石淵

按辛贊未詳何官受璽濟南亦未詳何地田雯詩題云云不知何據

田雯四風閒訪辛稼軒舊居詩欒欄圍竹嶼石泉逗山脚風流不可攀誰結一卯塋斜陽函柳莊長歌自深酌古歡堂集

方紹綸過辛稼軒故居詩知音身後謝枋得結交生前劉改之南渡君臣主和議幾人涙墮杜鵑辭方昂錄選

李清照故居

田雯柳絮泉訪李易安故宅詩跳波濺客衣演漾迴

塘路清照昔年人門外垂楊樹沙禽一隻飛獨向前洲去古歡堂集

周氏故宅

余世為齊人居歷山下或云華不注之陽五世祖同州府君而上種學績文代有聞人曾大父扈蹕南來受高皇帝特知遍歷三院徑躋中司周密齊東野語自序

按密宋元史俱不為立傳家世名字莫詳其曾大父固縣人也附見於此

張雨有鵲華秋色圖詩序曰吳興公自序云公謹父齊人也余通守齊州罷官來歸為公謹說齊之山川

獨華不注最知名見於左氏而其狀又峻削特立有足竒者爲作此圖其東當作西則鵲山也命之曰鵲華秋色云張雨賦詩於左弁陽老人公謹父周之孫子猶懷土南來寄食弁山陽夢作齊東野人語濟南别駕平原君爲貌家山入衆楮鵲華秋色翠可餐耕稼陶漁在其下吳儂白頭不歸去不如掩卷聽春雨此吾郡故實故録之公謹名密著書數種齊東野語其一也居易録

金

周馳宅

貞祐之兵濟南城陷馳赴井死鄉人葬之邑後之詩

樂堂中州集

元

張養浩宅布政司街七聘堂故處今改祠舊志

蘇天爵七聘堂記士君子之出處有義存焉審其時
而後動合乎禮而後應是以守缺二而不行者非敢故
為亢也蓋本諸道義之正循乎禮節之宜自昔君子
進退出處之際莫不皆然愚於故贈平章政事張文
忠公深有慕焉公起諸生致位至中執法其牧民則
為賢令尹入館閣則曰名流司臺諫則稱骨鯁歷省

曹則號能臣是誠一代之偉人與至治初公中書叅
預以親老謝政而歸屏居田里凡踰八年朝廷重其
名德七遣使者聘之而不果起及關西土凶荒一命
即駕犂思竭力出帑發粟全活生靈不知紀極斯其
胸中所藴豈尋常者能窺其萬一哉方公之西行時
適作新堂於濟南以清里第門生今翰林承旨張公
名之曰七聘之堂蓋以著公之御也至正五年天爵
來為憲使公子太廟署令引求記其堂昔先子與公
同朝雅厚故不敢辭嘗聞君子立身莫重於保守名
節大臣為政莫急於康濟斯民伊尹耕於有莘之野

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富鄭公安撫京東會河朔大水民多流亡勸民出粟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於是活流民五十餘萬是古之聖賢其出而用於世者皆所以為天下也然則公之去就亦合乎古人之道乎夫以公之文章傳海內德業具國史斯不待贊而彰也特發其出處大節以為世之師表焉士之登公斯堂思其難進易退之風審其度時

合義之制則立人之朝必無貪位苟祿之恥矣是歲冬十月癸酉趙郡蘇天爵記 據碑

明

平安宅在濯纓湖上內有白雲樓 陸釴志

尹旻宅縣治東今名尹家巷 舊志

邊貢宅德府前內有萬卷樓

王敕宅西關柴市

金城宅都司前 以上俱舊志

江家池西門外曲巷面水而居今數易主猶稱江家池江濬祖居也濬宅在城東杏園 據滄溟集

張嵐宅布政司前路東小巷舊志

陳明宅布政司街東曲巷內舊有石假山號九石山後歸張志

范琵宅布政司前路西

李攀龍宅西關柴市路南以上俱舊志

邢侗上撫臺孫文融書竊見歷下李滄溟先生攀龍蓀正徵素取則先民鎔古鑄今蔚爲代寶海內綴文之士靡不宗之而今五晦之宅已非文靖之舊裴陽之里空標孟亭之名門祚寥寥寔初僅僅侗每詢訪人士皆云李駒淪喪有子繼亡止遺一孽孫又復無

母才離襁褓寄命發媼是為駒者婦俄居窮巷托跡浮萍並日無饘粥之食經年尠漿汁之饋致令鮑山黃土作赤側以笑人𡾰湖白雲化素虹而繞墓其於今日責在明公唯侗含意欲申歷春及夏恐以不急之務驟溷鈴次悠悠之世見謂好名迺者尺一北來瓜期不遠千秋氣調機緣在茲伏願明公下記所司略損公帑為購數椽之微屋小復白雪之舊居月或給米一石歲布若干疋藉以長養壯髮緜延後昆一綫猶龍之緒實被如天之福斯文一脉其嚋逆心來禽

歷城陳令君為李于鱗先生立祠置田記于鱗先生厭世且三十年所矣其子駒後先生十年卒謝二孫子又相繼無幸死於是蓋代哲人幾同若敖分爾餒於蓬卯之上所遺諸寡婦人二稱為先生中饋一則駒者婦卷婁浮寄於西郭窮巷閒僅僅比下備汙邪數晦不足供餐稞三孀弔影夜覓少齊為人作出嫁衣補藉小餬口而其期功疆近中表姻婭之飛鄰亦滅跡無與通往來女子之交腓椇永絕遂令先生一抔馬鬣荊棘等身繐襆無椒漿之奠歲時祊寢蔽罷可知已往往動輪之宿踵接濟南惟相與嘆先生

無家無後付之無可誰何即已吁嗟可慨哉上谷陳

君采居平修業制舉而外最好于鮮先生書目亦繼

聞先生無家無後狀心竊竊念之謂一介書生何負

而据悲施鍾期之位乎天若悔禍於于鮮陳君若旋

進士令歷城下車旬月即擬爲先生後聚族僉同備

先生諸弟成龍之孫世茂之子甫六歲于先生爲則

從曾孫令君手疏告先生墓錫嘉名曰嗣爲之娶成

賦田數畝歲給布數端以急此兒三孀一日而見丈

夫子更遲爲洗沐甚若撤薪望天而數十年紡績藝

縮咄咄地下之老遂一日而稱人祖與哉居頌論念

君又心竊竊念此不足為嗣沒身計也若不能為行司
鱗亢宗計也者廼發夜遑將萬目而耕為鬻莊宅
孰竟厥居非田孰竟厥食也固謂豐止託一時莹監
郡俱詛令君之指有許必從為購仙墓洎晦之産宅
亦稱是計費一百八十千又為葺其窮巷故敝宅廼
茅廼塡不憚揞麿計費三十有四千已又為嗣謀小
學讀已又為議婚令君之為此也不沾世俗捐俸緡
名弟調會計經費之餘取羸自我而靡所病帑一錢
嗣及有田有宅易下備之蔬而席八口無饑之業三
寡婦亦遂有家于鱗先生自茲魂有守主墓有時祭

一惟令君是憑是依令君之功鉅矣哉有唐李白有子伯禽後白死禽子孤絕二女子流落農瑣視于鱗今日正等循時范觀察傅正為白朽骨圖亦與令君同意而令君惘然視力俾于鱗無子孫而有子孫則更勝之蓋代哲人獲與繼絕興後之義以快詞林而光士胄此實天壤一大事惠施鍾期之位奪諸吳門予之上谷蓄於海內同袍之素而酬於官下後來之彥益以見于鱗之道大而斯文之不墜於地人勝劣天於志足證焉某以事如濟南得諸薦紳士輩之談說甚悉歸而一夕燈燭為記之然非令君意也儻亦

天下後世爲紳士輩意爾上同

于鱗身後不但堂構失守并禋祀絕續我朝文人天

福之薄未有甚此者蔡姬乃其侍兒之最慧者不滅

蘇老朝雲至癸卯年已七十餘尚存在西郊賣餅余

聞之急往視則頹然老醜耳因爲泣下周焉齊音

許邦才宅布政司街路東內有瞻泰樓舊志

殿卿與于鱗同時迄今芙蓉泉西有讀書樓在焉癸

亥春余題詩壁上曰晴霞飛不斷湖水含泓澄一叢

白菡萏無數紅蜻蜓我愛許長史詩思何泠泠田雯黙書

王見賓宅東門內路南舊志

周繼宅都司西（同上）

穆深宅沙苑西土人名其地為穆家樓（同上）

王象春穆桂陽深詩風雨荒蘆沙苑東名賢講席沒蒿中廿年不召悲聞鵩老母孤兒泣晚楓（齊音）

銓郎穆桂陽先生一代清正名臣以中旨放還講學於城西沙苑者二十年竟齎志以沒身後式微聞者有叔敖之嗟余既以女妻其遺孤更為感賦聊當仰止（齊音原註）

趙世卿宅在城隍廟街（舊志）

國朝

懷晉宅在鐵村採訪

孫廷宗宅在東門內苗家巷

朱宏祚宅在南城下

孫光祀宅在西門內大街以上俱採訪

王苹宅在趵突泉西據蓼谷文集

華二十四泉草堂圖記元于欽齊乘載金源人七十二名泉碑云歷下名泉有曰趵突曰金線曰皇華曰柳絮曰臥牛曰東高曰漱玉曰無憂曰石灣曰酒泉曰湛露曰滿井曰北煮糠曰北珍珠曰散水曰溪亭曰濯纓曰灰泉曰知魚曰硃砂曰劉氏曰雲樓曰登

州曰望水余居望水之上二十年因取金碑所列水之次第以名吾堂為二十四泉草堂于欽釋碑謂望水在萬竹園內歷城志謂明殷文莊公通樂園即元之萬竹而土人至今謂余所居之地為殷家亭子則余居所臨之泉其為望水信然矣園自文莊後數易其主廢為菜圃已六七十年而泉流如故濤噴珠躍金霏碧駛以環周於短垣茅屋之外余穴牖西壁以收其勝泉上老樹巨石離奇映帶水聲禽語幽幽愿和凡與我耳目謀者皆如子厚鈷鉧石渠之勝焉壬戌之夏山水暴漲吾堂以圮其後再築再圮圮而不

能復築者十餘年而園忽為富人所有平漭勝軒喬木埋山石耕之以為田而泉亦竭矣豈昔之勝也以余故而今之竭以富人與豈有其勝則必有其竭與何二十年之內黛蓄膏停一旦而龜坼沮洳如此與余與茲泉流連既久不忍其光景之漸滅去年客江寧乃述其大概屬吾宗安節為圖圖成而裝潢之將乞當世立言之士作為詩歌以傳之使世之人知余於二十四泉之上頹垣破屋搖膝苦吟以追維茲泉之風物是則余作圖之志也若堂之修復何時則非予所得逆計矣昔于欽識會波樓記濟南泉甲天下

蓋他郡有泉一二數此獨以百計在邑者瀦市之半在郭者環城之三甚有星羅龕琴筑而米肪醴不殫品狀者歲久湮沒求如金碑所載之數已不可盡得況欽之所謂以百計者耶而其他名泉之在邑在郭者不幸而為富人俗子所有不毀棄之以滅其蹟則甃甓之以喪其正以望水之出於無用之地尚不能自保其荒寒寂寞以全其天而欲諸名泉之在邑在郭者不為人之毀棄甃甓也難矣夫望水之泉雖不遇於富人俗子然乃遇余而繪為圖畫形為詩歌視諸泉之在邑在郭者未必不為差勝他日涓涓然冷

泠然以俟其錢蓄質得之積而吾堂或成則余之記是圖也為不虛矣遂書之圖末以俟之同上

今雨書屋記丁巳秋八月先君卜居泉上居為屋十三楹質之距今十七年矣郡俗質屋類無為修者十年以來摧殘傾欹僅存其半壬申歲暮屋主人乞增直以歸余余從其請而於今年春命工葺治得屋十楹屋與工之值皆取給修脯者其二楹故余讀書處廢圮最盡乃於庖涸之舍分一楹為絃誦地既成而樹之楣曰今雨書屋蓋取少陵與人書云門前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意也然余處破屋中每歲霖

雨上漏下濕固無人過而問之矣及秋冬之際落葉
滿門泉聲在側紙窗土銼一燈熒熒洛誦之聲每於
屋隙達諸林表不啻子瞻之時於此間得少佳趣者
固已無人知之矣亦或見諸詩歌求助於人以圖葺
治而終無有分郇成之宅貽錄事之資者遲之又久
始藉來修羊以供蔬筍之用觀於屋之葺否而人信
不可恃也余性褊急不能與時委蛇病狂易後益不
比於人數有棄予之嗟少朋來之慶舊雨之容不知
當爲何人廢錢今雨不來而一室之內偃仰嘯歌無
殊於昔以守先人之敝廬而勉於自立若少陵之刺

識東馬怨及朋友則非予名屋之志矣故記其卜居之顛委葺治之不易以及有取於今兩之義既以自惕且示兒洞使其知所樹立於人無求以上承祖宗堂構而勿失余意也夫癸酉夏四月丁巳上同

葺屋紀事詩萬竹園荒石氣青依然暗水帶春星百年竟落書生手滿郡猶呼閑老亭斫地亂雲飛獨樹牽蘿新綠上閑庭一香掃地焚香後愛學中山自勒銘二十四泉草堂集

南園詩何處森然有敝籬空存老樹與清渠亂泉聲裏誰通徑黃葉林閒自著書草色又新秋去後菊花

爭放雁來初菘畦含北餘多少取次呼童一荷鋤同上

王士正題秋史孝廉二十四泉草堂詩草堂負西郭開是舊平泉將相邯鄲枕紛紜屢歷年謝文莊同時新鄭江陵之事清溪帶茅屋古木剩寒烟惟有金輿色朝朝落檻前蠶尾集

吳雯題二十四泉草堂圖詩江南陸慧曉楊柳在池上此水即醴泉此木即交讓闕西楊太尉曾傍阿對泉三公何潔白四世能名賢吾子有草堂二十四泉側不祝發禎祥但祝勵明德蓮洋集

唐夢賚題王秋史二十四泉草堂圖詩白雪樓傾北

渚荒問山亭子烟蒼茫何人二十四泉上邂逅高柳
讀書堂泉上詞人號秋史翛然把卷為余起此園舊
屬殷文莊十年築屋來還此濟南名士去悠悠卜鄰
邊習亦風流帶經松下鋤黃獨灌藥堦前洗厠牏圃
前活活青溪走園內石磬無恙否時時學士阮亭停[illegible]
車往往中丞綸霞為載酒王子翻然來志銓校書夜火
青藜閣來日平陵雪正繁歸時金店花初落去去明
湖紅樹村廣川依舊不窺園稍待秋堂丹桂客旗亭
畫壁又開尊志銓堂集

潞如過濟南王秋史進士故宅詩閒老亭空冷夕陽

書生故宅又荒涼幾緜踈柳懷張緒一派流泉咽杜康（宅近杜康泉）秋雨泥深黃葉徑西風夢斷白雲鄉尚餘數卷殘書在道是瑯琊賦手藏（山左詩鈔）

沈廷芳題二十四泉草堂圖詩用吳遂洋韻草堂何清森十笏望水上幽人本貞吉所居在旅護金輿落高檻趵突滙雙泉繢圖得風雲題句多名賢我企蓼谷翁觀海成山側朗吟泰橋行浩淼思悤悤（隱拙齋集）

歷城縣志卷第十四終